

聊斋闲品

作家的自信

❖ 陈鲁民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多个版本陆续问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工智能的快捷、高效、精确、规范,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工作时间。但也让一些人产生恐慌,生出担忧,譬如那些作家。与他们相比,人工智能不仅写得超快,而且写得也颇有水平。一个作家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写出来的东西,人家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

不过,也有不少作家在AI技术的冲击面前镇定自若,十分自信。麦家说,AI固然可以作为写作辅助工具,但最好的那1%的作品,依然需要人去创造。在他看来,人和智能机器的最大区别是人有灵魂的,人有心电,机器不会流眼泪。“它流的眼泪是我们以往的、已有的大量的作家流下的眼泪,而未来的眼泪在哪里? 机器不知道,但伟大的作家知道。”

贾平凹表示,AI再有本事,也只能合成研究我以前的作品,探讨我的既往风格,至于我下一步写什么,怎么写,它永远不会知道。

余华指出,AI可以表达看法,但无法表达命运。人类文明复杂,人的命运走向多样,这不是AI能够指引的。

毕飞宇更是自信满满,人类的核心优势在于深邃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不仅仅是智力。AI虽然能够生成故事,但缺乏人类那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独特的生活体验。

自信是好事,但自信是要有本钱的。优秀作家的异想天开,妙笔生花,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各有性格,各有不同美学追求,就是他们保持高度自信的重要前提。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悲愤激越,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恢宏气势,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连连,崔颢《黄鹤楼》里的巧妙构思,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不拘一格的开头,鲁迅《阿Q正传》别有深意的结尾,曹雪芹《红楼梦》里缠绵悱恻的鸳鸯爱情悲剧,汪曾祺《受戒》的独特写作风格与人物等,都是AI无法完成,甚至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你有了司马迁的坚韧不拔,愈挫愈勇;有了王勃的才华横溢,语惊四座;有了崔颢的丰富联想,文采斐然;有了东坡的大气磅礴,字字珠玑;有了曹雪芹的妙笔生花,锦心绣口;有了鲁迅的深刻睿智,入木三分;有了马尔克斯的奇思妙想,魔幻无穷;有了汪曾祺的剑出偏锋,禅意十足,还怕什么AI,你不自信谁自信?

平心而论,AI固然可以作为创作的有力工具,帮助提高效率、提供创意和辅助写作,但人类的情感、经验和创造力仍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毕竟,AI没有灵魂,没有情感,没有创新能力,只不过是知识与史料存储量更大,反应速度更快,排列组合的技术更娴熟而已,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机械呆板的痕迹,似曾相识的情节,并缺乏特色的语言。

因而,一个作家要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就要持这样的理性态度:自信而不恐慌,对人工智能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须惊慌失措,乱了方寸;紧迫而不紧张,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要有一定的紧迫感,但并不杞人忧天,自灭威风;正视而不轻视,对人工智能要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绝不轻估其带来的巨大冲击;拥抱而不拒绝,把人工智能当助手、拐杖、秘书、资料员、图书管理员,对其张开双臂,笑脸相迎,与其共舞,为我所用。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作家是一个最需要自信的职业,自信地想象,心臻八极,神驰天地;自信地写作,笔走龙蛇,酣畅淋漓。一个AI时代的作家,更应保持足够的自信,如果有了在线的天赋与才华、足够的刻苦与坚持,即便是面对AI技术的咄咄逼人,仍旧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大显身手,佳作迭出。

父亲的“金句”

❖ 周振国

父亲话不多,没上过学的他更不喜欢煞有其事地讲道理,但这并不妨碍他有时也随口冒出个把“金句”来。

小时候我常被送往外曾祖母(我们当地叫太太)家小住。太太家在圩区,圩区水多,河道四通八达,人们下田地或进出村子,常以船代步。太太屋后便是荷塘,荷塘通向河道。有一次父亲送我过来,我看太太家的小船泊在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上划。小船我常坐,就是没划过,结果由于不得要领,船在水中边打转转边远离岸边,吓得我边哭边大声喊“救命”。父亲听到喊声立马从屋后门奔了出来,并迅速蹬水过来稳住船身,然后边哄我边教我划船,嘴里喃喃着:“行船身要正。”情绪稳定下来的我照着父亲教的努力把身体摆正着划,船果然不转了,并缓缓向前驶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划船,虽然以后没有多少行船的经历,但父亲的“行船身要正”这句话,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其实人生如行船,也得身正才行,恐怕这也正是父亲要教我的。

跟着父亲去打鱼,是我儿时欢乐美好的时光之一。父亲打鱼在当地颇有些名气,逢年过节生队打鱼一般都请父亲开头网。父亲打鱼有些讲究,撒网后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提醒一下网绳,再观察一下水面,看有什么动静,有鱼没鱼大鱼小鱼多鱼少他基本上就能估摸个大概。不过偶尔也有意外,就是撒网后啥感觉也没有,但在收网的最后一刻,却突然从网里蹿出一条大鱼,溜之乎也。 这时父亲往往会懊恼得直拍大腿,嘴上啧啧怪怪:“稀罕,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逃网的鱼,大多是深水鱼,如黑鱼、鲤鱼等,像浅水鱼如鲢鱼、鳊鱼等,往往还没怎么着呢,就又蹦又跳地把人搞得兴奋得不行。

多年后,我已是部队的一名军官,一次回家探亲,有件事我处理得有点急,父亲看我有点绷不住,就说了句:“鱼不惊,水不动!”当时我心里一震。事后我常以“鱼不惊,水不动”来提醒自己,遇事要沉得住气。

“蛇有蛇路,鳖有鳖路,螃蟹自有横爬的路,”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的是人要走自己的路,听着有点俗,但意思和画面感都有了。父亲儿时曾跟爷爷在水上过生活十多年,所以他对人生的一些认知和经验,便深深地打上了这段时光的印记。

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我们请已退休的父亲来照看了一年。女儿小时捣捣蛋,爷俩喜欢在一起逗乐。有一次,女儿被逗得乐不可支,我就问:“乐什么呢?”女儿边笑边夸张地对我来了句:“舜子舜,吃鱼泡!”我没反应过来,父亲在一旁搭腔说,逗乐呢。原来“舜子舜,吃鱼泡”是父亲逗女儿的一句乐子,听着有点无厘头,但架不住女儿喜欢。可话说回来,鱼泡过去在江南水乡也真的没人乐意吃,不似现在,烧成鱼杂,成了佳肴美味,制成鱼胶,跻身上等营养品。

5年前的一天,我们回老家探望父亲,那时父亲已86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一家人团聚,仍是其乐融融。其间,我们视频连线已远赴国外留学的女儿,并让女儿先跟爷爷视频,没曾想视频中爷孙俩还拿“舜子舜,吃鱼泡”来逗乐。女儿平时大大咧咧的,但那天她跟爷爷说再见时,爷爷不舍,她竟也忍不住湿了眼角。 谁料想几天后,父亲就走了。如今“舜子舜,吃鱼泡”已成为我们全家逗乐的“金句”。

书人书话

一份内涵丰蕴的镜鉴

❖ 曲令敏

鲁枢元的《心中的旷野》,是他一套十二卷文集中的一卷。他是著作等身的文化学者,在我眼中,他不仅是文学、美学、哲学与精神生态学等跨学科的通才,更具标志性的是他热诚良善的人品和热带雨林一样旺盛生长的语言才华,这才华成就了他大树入云的生命景观。

《心中的旷野》是一本美学散步一样的随笔,书中融渗了古今中外名家的思想文化精华,更充盈着切肤贴心的观察与思考。洋洋数十万言,是他的心灵原野上生长出来的,也是从他踏遍异国风土和大江南北的脚印里拓印下来的。文字带着他的生命温度,带着他为精神生态学开宗立派的学养与识见,复盘了先生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轨迹,更不乏与作家、学者和文友的交流切磋,展卷品读受益匪浅。

学识和见识都有限的我,只能从熟悉的角度说一点读后惑。

按照鲁枢元的定义,所谓“旷野”,其实就是地球上那个原生态的生物圈儿,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片心灵的旷野”。以我的浅见,心中的旷野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化之境,也是人心中充盈着天籁之音的那块枝芽丛生的精神原野。

不知何故,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用荒野替代旷野,也许是因为打小生活在大平原上,田连阡陌,农耕四季,没有见识过辽阔的

旷野大川,对这个旷字比较陌生吧。值得庆幸的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原生态”的班主任。语文课堂上,他一高兴就拉二胡,要么干脆把大家带去操场上跳舞,《茉莉花》就是那时候学会的。终身受益的是他的作文课总是在野外上,荒水野沟,春豌豆、秋芝麻,虫鸣鸟叫,朝露晚霞,都要求实景实写。有一次,他带着我们跑到八里溪和桐河交汇的地方,观察河中间沙洲上的芦苇:夕阳西下,南风吹过,河水粼粼,一片芦苇随风俯仰,少年的心一下子荡到好远好远,他说,你们好好看看,好好记住,原样写进作文里,这就是意境,这就是才华……沙洲不是旷野,但它是那个大自然的“根儿”。

鲁枢元在书中写道,大气污染让城里人多年来看不到繁星密布的夜空,有一天晚上,他和平顶山的朋友胡君散步,在楼低树高的地方看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星光白云尽现,这原本寻常的天象竟然引起胡君的惊愕。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晚自习油灯没油了,出来坐在月亮地儿里,课本上的字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跟如今的小学生说,他们肯定不相信。空气污染、灯光污染,除了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尧山,即便是晴朗的夜晚,我们能看见的星星也是屈指可数的。

早年写书的时候,我曾经在阒无人迹的山野里见过成群的雉鸡,见过白鹭起落的山

村,见过带着一群十几个猪崽儿觅食的野母猪,见过被无意间毒死的小艾叶豹。在叶县歪头山,更见识过一只大山雕叼着小山羊从天空飞过,被人们呼叫着救下。最奇妙的是,歪头山上下来一条河,河沟里的乱石缝中长着大大小小的枫杨树,断断续续好几里长。在郑县肖河的头头,有一处知青定居点,知青回城了,两三把头儿粗的泡桐树,拱出厨房的瓦坡,绿莹莹展开了巨大的树冠……

这不是荒野考察,只能算是山野漫步。但十年行走已经成为可遇不可求的财富,让我至今还能动笔写稿。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恩养吧。这番经历更让我坚信胡大白所言不虚:“鲁枢元是一位真诚的学者,在他的治学生涯中,他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创新的前提是精神自由。”为了这自由,学海泛舟之外,鲁枢元不停地行走在大地上,从海南蛮荒的山野,到毛乌素一望无际的沙漠,从阿尔泰的野山丽水,到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荡荡长风漠漠人烟,都与他的心灵息息相通,成为他耕耘不已的生命疆域。

在《阿勒泰的“大”自然》一文中,这样写一条河流:“额尔齐斯河河谷宽广,水势浩荡,水质清冽,两岸森林茂密,其间孕育了白杨、胡杨、青杨、黑杨、灰杨多个杨树种系,素有‘杨树基因库’的美称。在额尔齐斯河畔,我看到了见过的最大的白桦林、最大的白桦树,那斑斓

人与自然

天女散花

❖ 南山

村前的山冈上,大牯牛在俯首吃草,我骑在牛背上低头读书,自得其乐,优哉游哉。

前面的山上突然刮起一阵旋转的风,此风名为旋风,是当地表温度膨胀、热气上升形成的风,也是春天常见的风,它飞驰而来,惊得青茅东倒西歪,吓得野桃花花枝乱颤。我和大牯牛躲避不及,被旋在风中,草叶花瓣从天而降,让人睁不开眼睛,惊愕之余,我手中的书被卷上天空,让那股旋风带着朝山外呼啸而去。

我和大牯牛心有灵犀,我贴着大牯牛的背一起奋勇追赶,一座座村庄,一条条田埂,一块块麦田,像闪电一样消失在身后。终于,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追上了我的书,我跳下牛背,欣喜地捧着书抬眼一望,一条大河奔流向前,河畔是一望无际的花海,绿油油的首席延伸到大河尽头。

那玫瑰花漫山遍野,暗香浮动,如同人间仙境。花儿竞相开放,赤橙黄绿青蓝紫,舞上演绎着生命的华章,阐释着春天的哲理。我忽然想起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别有春。”远方传来黄梅戏《天女散花》,举目远眺,前面云蒸霞蔚,柳色如烟,我骑在牛背上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到了近处,是一处院子,周围是高大的蔷薇花墙,院子里有盛开的月季、玫瑰,姹紫嫣红,五彩缤纷。

院子的大门是敞开的,我骑牛站在门口朝里张望,院内凉亭里有七位红衣少女正在唱黄梅戏《天女散花》。声音悠扬,如这春风暖阳,让我不禁有些沉浸其中。

“小哥哥!”一声呼唤,把我从沉醉中唤醒,一位美丽如花的女孩站

如银的树干,摇曳披拂的枝叶恍如天神。”

品读鲁枢元书中写旷野和荒原的篇什,我联想到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约翰用4个月时间考察内华达山的原始风貌,草树昆虫与飞鸟,岩架山洞与瀑布,暴雨山洪与野兽,山味与兽腥,岩肌与水肤,雪山的威严,潭水的柔滑,读起来就像亲历一样。鲁枢元多年来与旷山大野肌肤相亲,所有的文字都是清鲜的体悟。这让我想起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凯尔特的薄暮》,这本书源于古老的凯尔特神话和民间传说,如同飘荡在荒原上暮霭,其间湿漉漉地隐现着古老民族的精灵鬼怪,惊悚、刺激,读着读着,人就进入了原始蛮荒的神秘。从语言到思想,《心中的旷野》都是一部毫无矫饰的心血之作,让我想起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这是作者的阿拉斯加荒野手记,也是一个人彻底融入荒野的生命体验,书中有对野兽的猎杀,绝不是贪得无厌,仅是一种生存法则的体现。

我喜欢《心中的旷野》,因为它是思想者的书,也是诗人的书,是一片文字的热带丛林,苔藓藤萝,奇花异果,处处浆汁儿饱满,走进无不大有所获。正如行家所言:“书中文字融渗着鲁枢元个人的体验与感悟,兼具学理探讨与现实关怀。百余篇带有作者体温与心灵温度的随笔,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份内涵丰蕴的镜鉴。”

在我面前,我急忙从大牯牛背上下来,把遇风追书的经历讲给她听。女孩看看我手里的书说:“如今喜欢读书的人不多了。”说完她抚摸着大牯牛说:“老田家的牛真棒!”大牯牛不知道是谁说了女孩的话,还是被那只肤如凝脂的玉手轻抚得舒服,高兴地摇头晃脑起来,那憨憨的样子,把我们逗笑了。

回家的路在哪里? 我茫然四顾,如此陌生,又如此引人入胜! “沿着河堤,朝南不远就是回家的路。”那女孩告诉我。大牯牛像是听懂话似的俯下身让我骑到牛背上,不等我与少女告别,兴奋地“哞”的一声大叫,便撒蹄向前飞奔。身后隐约传来少女的声音:“山高水长,天涯未远,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回到家里,想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感觉还是太不可思议! 我问村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后来我又循着记忆去找过几次,却再也找不到了,但这件事情却留在我心里,那美丽的画面不时浮现在脑际,伴我走过一年又一年春风花草香。

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黄河岸边采风,途经一所大院,见门前悬挂着学研基地的牌子,旁边有一头大牛的塑像,好生威武。

我好奇地走进去,里面桃红柳绿,鲜花盛开,春游研学师生人潮涌动,很是热闹。我正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着,前面忽然出现一位红衣女子,我正疑惑间,那女子蓦然回首,好一张绝美的容颜! 却怎么会如此面熟! 再定睛细看,竟然是我数年前见到的那位红衣少女! 她回眸一笑,瞬间便消失在人海里。

我急忙向前找寻那位少女的身影,前面又出现一个院子,约两米的蔷薇花墙,里面似乎正演绎着“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别有春,采得百花下人世,好分春色到凡尘……”

出人性善良淳朴的光芒。问答里,暖意浓浓,镌刻在国人的基因里。但是,西方列强的眼里,哪里会有什么人性?《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里记载,李鸿章会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那句文绉绉的“曾进食否”,怎能阻带那份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 所以,后来才有了那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诗经》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孕育出贴心的问候。以礼待人,是文明社会的开端。上古时期,有“无它”的问候;或穴居或草居,蛇多為患,那时称蛇为“它”;因此,见面时,是心有余悸地问句“无它乎”?简称“无它”,今天写作“无他”,用于书面语,以示“没有别的”,或没有二心。“别来无恙”也是一个通行的问候语:恙,或为虫,或为忧,或为兽,医学上是说恙虫,也叫恙螨,叮咬皮肤后易感染。古人见面的提醒,渐渐成了宽慰,透着亲热和关切。

饥饿、病害、困苦如雪,常常缠绕着哀愁。但中国人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雪中送炭,数千年不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围炉煮夜话,但冷酷于身外,不忍让人心凝结成霜。因为,那些透着人性的关爱,是可以融化冰雪的。



荐书架

《天下良田》:中原乡村十年转型的文学史诗

❖ 熊 丰

《天下良田》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具有较强社会意义和现实关怀的长篇小说,它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为背景,探讨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等现实问题,展现了国家政策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农村基层干部在推动农业发展中的艰辛和付出。

作家柳岸凭借6年基层工作经历与9年创作沉淀,将政策性内容与文学性深度融合,突破“粮田”概念,将“良田”诠释为承载粮食生产、社会责任与精神良知的复合载体,既呈现亩产提升等物质变革,也刻画农民从土地依赖到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心理嬗变。

故事的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村民冲突让县里的重点项目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也使得刚刚上任的农开办主任陈姝陷入了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陈姝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一步步化解着村民的疑虑和矛盾,最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让项目得以重启。然而,这只是陈姝走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村基层工作的艰辛。小说的主人公陈姝的形象鲜明突出,具

有多面性:她有韧劲和担当,为了保住重点县资格,不惜冒险争取高标准农田项目;她也有柔情和无奈,为了工作而忽略了家庭,不得不与病重的母亲分离时肝肠寸断。陈姝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让人感同身受。作为陈姝在褐村“合作伙伴”,褐天瑞的形象同样立体。他是一位曾经的优秀支书,却因种种原因而颓废消极,失去了工作热情。陈姝的出现激活了他的责任感,他为了村里的发展而振作起来。褐天瑞的形象既有悲剧色彩,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小说以突发事件为线索,将人物命运与事件发展紧密结合,如项目推进与村民阻挠、职场矛盾与个人选择、农村发展与生存困境等,这些冲突和矛盾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展现了人物的成长和转变。让这部作品兼具可读性和感染力。作品以国家高标准粮田项目建设为背景,以陈胡县农开办为叙事核心,通过三代农民、基层干部与县乡公务员的多维视角,记录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与乡村精神觉醒,全景式展现了中原农村十年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史诗性变革。

灯下漫笔

吃了吗

❖ 张富国

其实,“吃了吗”不仅是饥肠辘辘的牵挂,更是绅士风度的延展。北宋时,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在史上第一本《吕氏乡约》里规定,“凡往见人,入门必问主人食否”,不管到谁家,进门先问“吃了吗”;正开饭时,就等人家吃完再进去。《吕氏乡约》的传播,淳朴了民风,“吃了吗”也开始行走中国。千里有战乱、洪水、瘟疫等,逃荒要饭是常事;辛辛苦干一年,扣除杂税,勉强能糊口。简单的生产工具,低下的生产能力,大多数人的生活十分艰苦,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见面,“吃了吗”一个招呼满满的关心。“吃过了”是满足自信;“没吃呢”是憧憬期待;“正吃呢,来点?”那是亲密礼让。寒暄的口头语,终成问候。那种嗟来之食,施舍的傲慢原形暴露,在清微可人的“吃了吗”面前,显得那样猥琐。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子。“吾奉劳并顿,勿复,数日还”,旅途流浪中困顿劳累,不用回信,几天就回去了;“汝比自护”,各位多保重,照顾好自己。读《新月帖》,像读散文诗,平凡无奇的文字里,更有诗的质素。“食不”,就是如今人人皆知的“吃了吗”。一句降到最低生存线上的询问,像窗外一泓秋水,潺潺流去,只记得那安静的声音。

“吃了吗”,这招呼纯朴、友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为糊口的那碗饭。过去,遇